

夜郎考

「讨论文
集之二」



夜郎考

讨论文集之二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程 兆 瑞
技术设计 陈 雷
封面设计 石 俊 生
简 家 奎

夜 郎 考

(讨论文集之二)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12千字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册

书号 11115·19 定价 1.10元

编者的话

第一次夜郎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和《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的出版发行，得到了省内外不少同志的关注，有的寄来了专题论文，有的来信询问有关问题，并希望这一讨论能够继续下去。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今年八月，在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省民族研究所、省博物馆和省图书馆等单位的热情支持下，我们同贵州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夜郎学术讨论会。这本论文集就是在这次讨论会的基础上选编出来的。本集所选文章的作者有省内的，也有省外的；有老年，也有壮年和青年；有史学专业工作者，也有史学业余爱好者。选入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分别探讨了夜郎的社会性质、夜郎的族属和夜郎与古牂柯的关系等问题。我们希望有兴趣研究夜郎问题的同志，都能参加这一讨论，使夜郎问题早见分晓。

我们的水平有限，选编中难免存在不少问题，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目 录

夜郎青铜时代的文物·····	李衍垣(1)
从赫章出土文物探索夜郎社会性质·····	宋世坤(17)
西汉夜郎奴隶制初探·····	何积全 黄才贵(31)
试论西汉夜郎奴隶社会·····	张英志 顾大全(54)
汉初夜郎社会性质浅析·····	余宏模(72)
从古夜郎的疆域及阶级结构	
看其社会性质·····	侯哲安 王正贤(82)
西汉夜郎的社会矛盾·····	吴廷栋(91)
从“邑聚”看夜郎社会性质·····	陈天俊(99)
古夜郎奴隶社会性质质疑·····	蒋永康(110)
古夜郎是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共同体·····	朱俊明(118)
略论古夜郎的族属问题·····	周春元(140)
续论夜郎国的族属问题	
——田曙岚遗稿整理之二·····	田晓岫(152)
简论古夜郎居民的族属问题·····	张正东 翁家烈(164)
夜郎土著与外来各族的融合·····	蒋国维(178)
夜郎僇人及其葬式·····	庄园禾(193)
夜郎与巴蜀·····	王家佑(200)
古夜郎三题·····	周维衍(216)

关于夜郎的几个问题·····	唐嘉弘(239)
汉夜郎侯邑地理位置辨·····	罗荣泉(263)
汉代夜郎方位的再探索·····	席克定(288)
且兰地理新考·····	史继忠等(295)
论古夜郎与古牂柯·····	王燕玉(304)
“牂柯”考辨·····	侯绍庄(315)

夜郎青铜时代的文物

李 衍 垣

一批青铜时代的文物

贵州具有少数民族风格的青铜时代遗物，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便出土了。近年来，随着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开展，资料逐渐增多，使我们面临一批等待识别的青铜时代文物。由于它们出土于夜郎故地上，时代也基本吻合，本文初步订为夜郎的文物，它们的发现地点如下（见附图）：

（1）盘县：一九五五年，盘县六区沙陀乡征集到两件残破的尖叶形铜锄，其中一件，是辛亥革命前后出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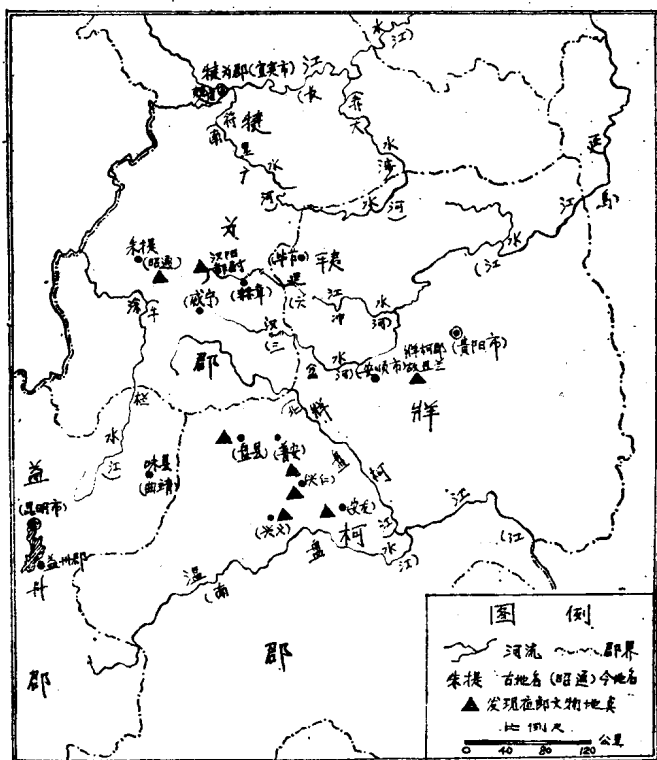
（2）清镇县：一九五八年，在清镇M18这座汉族郡县制官吏的土坑墓中，出土了两件具有“西南夷”风格的青铜兵器。原物被调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

（3）赫章县：一九五七年，可乐区辅处公社出土了一面“石寨山式”的铜鼓；一九七二年，可乐又征集到一把无胡铜戈。这预示着当地有古代少数民族的遗迹。果然，一九七七年，可乐祖家老包，发掘了我省首批汉代“西南夷”墓葬，迄今已清理了百余座，出土文物数百件。其中的铜鼓、铜釜、戈、锄、铜柄铁剑等颇具特色。

(4) 普安县：一九七八年，在青山区铜鼓山，发现了带符号的铜钺，还有一把短剑。遗迹附近，遍布绳纹陶片和铜渣，可能是一处古代的冶炼遗址。值得注意的是铜鼓山的这把青铜短剑，造型、纹饰和尺寸与二十年前清镇M18汉墓出土的铜剑几乎完全一样。

(5) 兴仁县：一九七七年，县土产公司送交该县出土

贵州发现夜郎青铜文物地点及西汉牂牁郡图



的舌形铜斧一件。

(6) 兴义县、安龙县：一九七五至七六年，兴义地区土产公司先后两次送来这两县出土的青铜器六件，有锄、锛、斧、钺等。惜至今尚未查出具体的出土地点。

(7) 威宁县：一九六〇年，中水区出土了铜矛。一九七八年春，又征集到一批梨园一带出土的铜刀、剑、矛、戈、扣饰等文物。一九七八年年底发掘，终于获得了一批有地层年代的汉代“西南夷”文物，其中以带刻划符号的陶器，特点最为突出。

我省上述八县的这批文物，目前仅赫章、威宁两处正式发掘，经鉴定大部分属西汉墓葬。据文献知道，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后，原夜郎小王国的辖地，便变为汉王朝的郡县，因此考证上述出土青铜时代文物的地点在汉代的建置，有助于从地上认识这些文物是否是夜郎的文物。据初步推断，上述八县属西汉时期的三种不同建置：

一是牂柯郡治故且兰的范围。过去对牂柯郡治的定点，多依清郑珍《牂柯十六县问答》中的说法，定在福泉、瓮安一带。郑珍认为“且兰为沅水、无水所出，今之溯沅入黔者，舟可直抵镇远城下”。但以我省历年的考古发现来衡量，全省汉墓最密集的地区是清镇、平坝、安顺一带，因此我们认为，这里应是汉代郡县官吏集中的牂柯郡治所在地。《史记》记楚国庄蹻入滇的路线是“循江上”，古代称长江为“江”，溯长江而上，进入乌江中游，正是清镇、平坝、安顺一带，接着庄蹻“秣船于岸而步战”，并把且兰改名为牂柯，到西汉设郡，这里便成为郡治。清镇M18墓中出土的两件“夜

郎文物”，是郡县官吏占有“西南夷”的物品，不能据此作为对夜郎侯邑的定点。

二是西汉犍为郡南部的汉阳县。犍为置郡早于牂柯，北近蜀郡，接受汉文化较早，赫章、威宁都属该郡的汉阳县。

《华阳国志·蜀志》说：“元封元年，分犍为置牂柯郡。”清莫与俦认为：“牂柯未郡之前，半属犍为。”可知犍为在牂柯之北，犍为南部的汉阳县非夜郎的中心，中心在牂柯而不在犍为。东汉应劭在注《汉书》时把它区别得很清楚，他称犍为南部各县为“故夜郎国”，而牂柯郡的夜郎县直指为“故夜郎侯邑”，侯邑当然是夜郎中心所在。这种看法，唐人仍沿袭不变，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说：“今泸州南大江南岸协州、曲州，本夜郎国。”当然，赫章、威宁是否是“汉阳”，历来的考证者也是有分歧的，有人说是“谈藁县”，也有人考订为“朱提县”或“郛郛县”，我们同意曾廉在《牂柯客谈》中的说法：“朱提之为今昭通府地，而与今之威宁昔之汉阳为邻……威宁正在汉水之北，则知其必为汉阳无疑也。”曾廉当年所说的威宁，包括今赫章在内。因此，这一带汉代“西南夷”墓葬中的出土文物，可以视为是“夜郎旁小邑”的遗物；而附近发掘的大量汉墓，应是犍为都尉（治汉阳）属下一批幕僚的坟墓，可乐也许就是“都尉”的治所。

三是牂柯郡的夜郎故地。兴义、兴仁、安龙、盘县、普安等五县，地处南、北盘江流域，正是《史记》、《汉书》中所谓“夜郎者，临牂柯江”的地点。据前人考证，这里地属牂柯郡的谈指、谈藁、漏江三县的范围，也是夜郎的重要活动

地区之一。这一带迄今虽未作正式考古发掘，但从征集到的那批青铜时代文物上，使人感受到“夜郎文化”的强烈信息。特别是近年来，与其邻近的云南曲靖珠街墓群的发掘，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念。珠街墓群的层次堆积甚厚，年代自战国至东汉初，出土文物既有“滇文化”的特点，又有自己的风格。那里出的铜柄铁剑与可乐相似；多层迭压无棺木的葬俗，也与威宁中水墓葬接近。曲靖属西汉益州郡的味县，东与牂柯郡为邻，珠街的青铜文化很有特色，或者是“劳浸、靡莫之属”的文化，或者就是“夜郎旁小邑”的文化。曲靖之东数十公里，便是出土铜锄的盘县沙陀，据《普安直隶厅志》称，盘县为汉牂柯郡的漏江县，隋设牂柯郡，唐贞观八年改盘州，以盘江得名。盘县东南的兴义、兴仁、安龙等县，前人多认为是牂柯郡的谈指县。《兴义府志》说，西汉牂柯郡所辖谈指、夜郎、漏江等县，都在兴义府境，西汉的夜郎县，当然是夜郎的中心。郑珍也把谈指定在安顺以南，兴义、贞丰、册亨一带。至于普安县，应为牂柯郡的谈藁县。《华阳国志》记“谈藁县有濮僚”，已故田曙岚先生主张带“普”的地名与“濮”人有关，普安可能就是古代有濮人的谈藁县了。特别是在普安铜鼓山，发现了古代冶铜的遗迹，使我们有理由考虑那里是一处夜郎濮人铸造青铜器的重要地点，也是牂柯江流域夜郎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

上述把我省迄今发现青铜时代文物的八个县，归纳成为三类：一是牂柯郡治的汉族官吏从夜郎地区获得的武器；二是犍为郡汉阳县一带“夜郎旁小邑”的墓葬及其出土文物；

三是从夜郎地区出土而被征集到的文物。据此，我们主张夜郎的中心在贵州西部偏南而不偏北，这与司马迁视夜郎为南夷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平南夷置牂柯郡之后，原属南夷的夜郎中心自然就包括在牂柯郡之内。因此，牂柯郡的漏江、谈指、谈藁等县范围内出土的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青铜文物，可以看作是“夜郎”文物；而“夜郎旁小邑”的文物，目前也暂统归类于“夜郎”文物中。

“夜郎”文物的分类

本文将八县发掘出土和征集到的部分夜郎文物，进行初步分类，重点是介绍青铜生产工具和武器，对铜鼓和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也作简略介绍，其余一概从略。赫章、威宁两地的详细情况，以正式发掘报告为准。

一、青铜生产工具，分锄、锛、斧、钺等。

铜锄，分两式，在“滇文化”中都能见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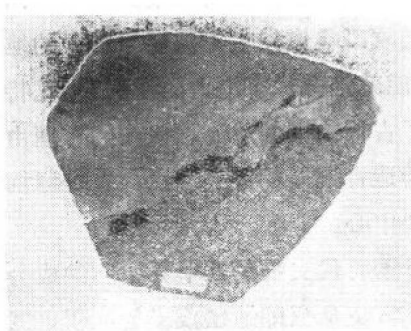


图1 I式铜锄（兴D1：9）

I式，赫章出土（赫M189：1），平刃长条状，中部起脊成釜；

II式，兴义征集（兴D1：9），宽叶形有长釜，过去云南石寨山报告中称“犁”，现依对考古资料的研究，改称尖叶形铜锄。（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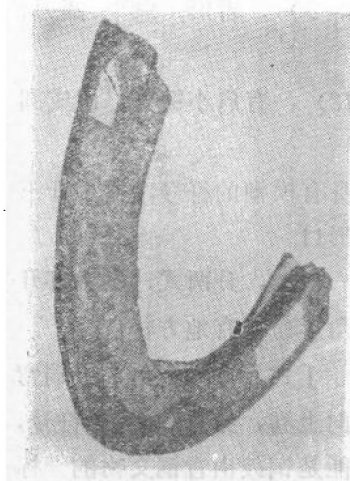


图2 铜锄 (兴D 1 : 10)



图3 I式铜斧 (兴仁D1 : 2)

铜锄，兴义征集 (兴D 1 : 10)，似犁铧口，但纳木之沟甚浅，体薄，受力小，应称锄，是铲土的农具。

《释名》：“锄，插也，插地起土也。” (图2)

上述铜锄、锄等青铜农具，发现于“夜郎旁小邑”及牂柯谈指县地区，是研究夜郎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料。

铜斧，分三式，有地方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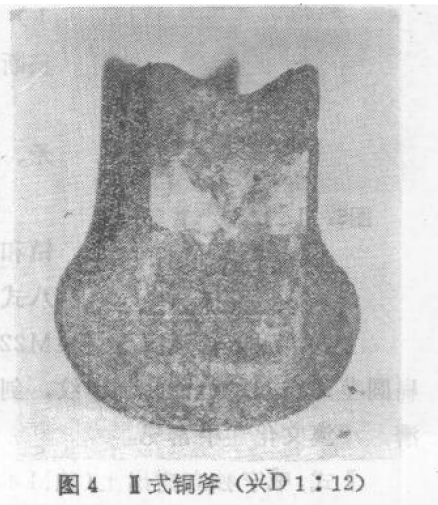


图4 I式铜斧 (兴D 1 : 12)

I 式，兴仁征集（兴仁 D 1 : 2），舌形，扁平，圆刃，釜狭而深。（图 3）

II 式，兴义征集（兴 D 1 : 12），有肩小铜斧，肩成圆弧，颇似钺。（图 4）

III 式，普安征集，长条形，身有模糊的符号，釜上开三角形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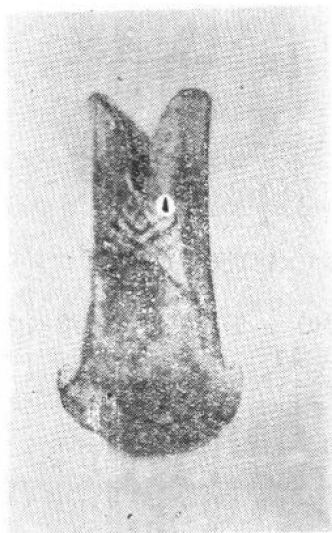


图5：I 式铜钺（普安铜鼓山征集）

铜钺，分两式，釜上都开三角形口，有地方特色。

I 式，普安征集，刃端弯弧向上卷，身有“𠂔”形符号，可能是铜鼓山青铜文物的一标志。（图 5）

II 式，兴义征集（兴 D 2 : 1），刃特宽，成半月形，釜狭断面成椭圆形。

二、青铜兵器，分剑、戈、矛、刀、钺等。

铜剑，据威宁、赫章、清镇和普安所见的剑，暂可分为八式。

I 式，威宁梨园出土（梨 M 22 : 1），钝角人字形茎首，扁圆茎无格剑，茎饰几何形纹，剑身剖面扁平，无脊无血槽。“滇文化”中常见。

II 式，威宁独立树出土（独 M 4 : 1）。茎首有浅筒形釜，

茎实心，茎侧伸出四小芒，剑身有脊。颇有特点，他处未见。

(图6)

Ⅲ式，威宁独立树出土，即所谓巴蜀式的柳叶形剑，唯茎仅钻一孔，无纹饰。

Ⅳ式：威宁梨园征集(78威调：14)，茎首有帽，茎有三道粗竖棱线，身茎相联处做成假格，剑身修长，断面棱形。具有地方特色。

(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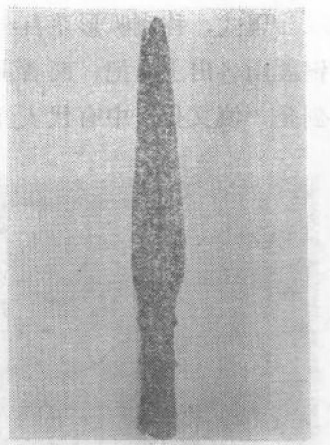


图6 Ⅰ式铜剑(独M4：1)

V、Ⅵ、Ⅶ式，出土于赫章可乐祖家老包墓地，都是铜柄铁剑。铜柄保持着“西南夷文化”的明显风格，铁剑身则是先进汉文化的因素，两者锻接而成一把剑。从铜柄的粗略观察，可分三式，其中赫M67：2出土的卷云雷纹茎首无格剑（即V式），具有地方特点，除与云南曲靖珠街出土的相似外，其余“西南夷”地区少见，但可乐出土则较多。其余Ⅵ、Ⅶ式剑，有格，类似喇叭形茎首的一字格铜剑，可乐出土数量不多，其它地区“西南夷文化”中则常见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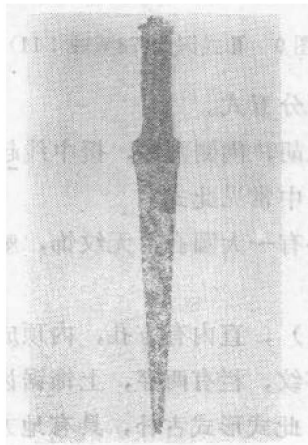


图7 Ⅳ式铜剑(78威调：14)

Ⅷ式，称喇叭形茎首一字格宽曲刃铜剑，清M18和普安铜鼓山各出土一把，两者雷同，茎部和剑身均有花纹。此式剑是“滇文化”中有代表性的较晚期青铜剑。（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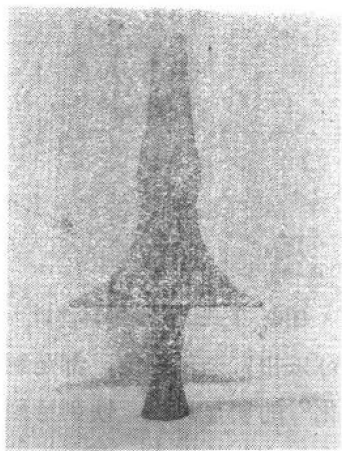


图8 Ⅷ式铜剑(普安铜鼓山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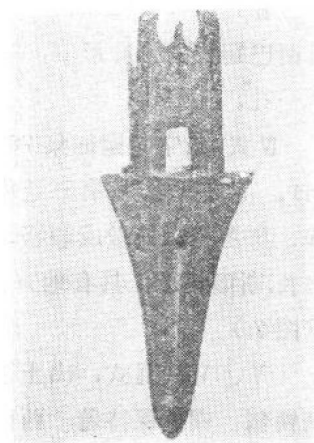


图9 Ⅲ式铜戈(78威调：11)

铜戈，据威宁、赫章所见，可分五式。

I式，威宁梨园出土，直援无胡，阑侧两穿，援中线起脊，身和内均有纹饰。“滇文化”中常见此式。

Ⅱ式，略同I式，惟内、援各有一大圆孔，无纹饰，威宁梨园出土。

Ⅲ式，梨园征集（78威调：11），直内有方孔，内顶成“山”字形，内饰兽面和“E”字纹，栏有两穿，上饰锯齿线条纹，援身剖面中央成柱形脊。此式形式古朴，具有地方特色。（图9）

Ⅳ式，赫章可乐出土（赫M212：1），直内有方孔，周饰短竖线和弧线纹，栏两狭长条形的穿，援无孔、无纹饰，造型粗放。

V式，赫章可乐征集（器号：10167），内已残断，中有长方形孔，栏上无穿，但起棱成假格，援身仅一圆形孔，中成柱形脊。

铜矛，均于威宁独立树征集，分两式。

I式，长骹、长身，骹两侧有两弧形小耳，釜甚长，直通刃部成柱形脊。

II式，长骹、短身，骹成空心锥形釜，无耳，征集时还附一大环，未明其安装方法，刃身实心，成短钝锋的等腰三角形，有地方特色。

铜刀，仅见一把，威宁独立树征集（78威调：38），弯头、单面斜刃，刀柄长条形，一面饰与刃平行的粗弦纹。此式刀与四川凉山太石墓出土的有某些相似之处。（图10）

靴形铜钺，出土一件于清M18中，略似琵琶形，刃口圆大，

釜身延于钺，出土时釜内尚残存木柄一段。靴形铜钺在两广地区“百越文化”中有较多的发现。

三、铜鼓和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铜鼓，我省迄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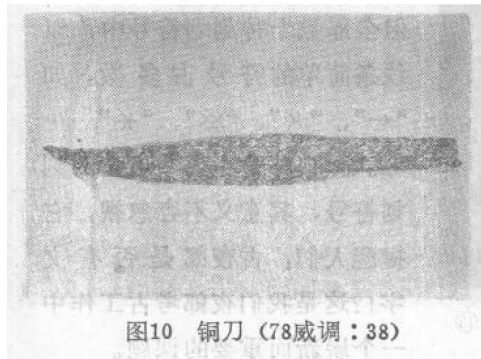


图10 铜刀（78威调：38）